



钟鼓楼

肖复兴

无端流逝的感慨。

一晃,几十年过去了,何勇所唱的钟鼓楼周围曾经的一切,变化了些什么呢?

香烟的牌子变了吗?银锭桥上看不清的西山,现在能够看得见了吗?什刹海的荷花开了,还是残了?单车还能踏着夕阳前行吗?倒影的月亮还有心和灯光谈判吗?……

在这支歌的最后,何勇指着钟鼓楼吼唱:“你的声音我听不见,现在太吵太乱。你已经看了这么长的时间,你怎么还不发言?是谁出的题这么难,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!”

当初听时不以为然,觉得他将钟鼓楼的意象唱没了,唱得理念直白,只

剩下了一声吼叫。现在想想,其实,他唱得很好,而且有前瞻性。如今的钟鼓楼,比那时更吵更乱。

前几天,路过钟鼓楼,前面的大街上,车水马龙,到处可以看见举着小旗的旅游团,人流如蚁,喧嚣嘈杂。这不禁让我想起1978年夏天报考中央戏剧学院时,复试的写作考试就在钟鼓楼的大殿里举行。那时候,那里清凉如水,大白天的还亮着灯,灯光如雪,是多么的清静。几年之后,钟鼓楼的大殿变身门市部,孩子上小学的时候,带他到这里买邮票,那时候,这里依然清静如水,哪里有现在的太吵太乱?

什么原因,又是什么时候,让一直安静地矗立在京城中轴线北端的钟鼓楼,开始变得太吵太乱?

钟鼓楼无法回答,因为这样的问题回答起来太难,还因为到处都是正确答案。

何勇唱得真好。可惜,如今的人们,很多只看眼前的钟鼓楼,不听何勇唱的《钟鼓楼》了。

星期文库

不列颠掠影之七

船行泰晤士河

张景云

一座城市,若有河流相伴,其名必能流传更远、声名更显。穿城而过的泰晤士河,不仅为伦敦增添了几分灵动与妩媚,更承载着这座城市厚重的历史。

那日午后,我们登上泰晤士河的游轮,船离码头后缓缓驶入水中。两岸风光旖旎,一幢幢古老的建筑映入眼帘,仿佛置身于一座“露天博物馆”……我立于甲板之上,风裹着水汽拂过脸颊,两岸的风景如流动的历史画卷,缓缓在眼前展开。当大本钟、“伦敦眼”和伦敦塔桥等标志性建筑陆续闯入视野时,那种震撼,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冲击,更是心灵深处与时光交错所产生的共鸣。

游轮缓缓转过弯道时,威斯敏斯特宫的金色尖顶映入眼帘,大本钟沉稳的身影从建筑群中缓缓升起。钟楼上的每一处装饰与石雕,仿佛都在诉说着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;指针划过的每一格刻度,都铭刻着英国近代史的轨迹。恰逢整点报时,悠扬的钟声穿透河面,将城市的喧嚣尽数淹没,宛如古老文明的低语。

游轮缓缓前行,与大本钟的古典形成奇妙对话的,是对岸的“伦敦眼”。这个千禧年诞生的世界首座摩天轮,宛如一枚银色的戒指镶嵌在泰晤士河的“指尖”上。当游轮从它脚下经过,观光舱如同水滴般缓缓升起。它不再只是游乐设施,而是俯瞰这座城市的最佳视角。这让人不禁想起故乡——我生活的那座城市,也有一个巨大的摩天轮,横跨在母亲河上,为城市注入生机与自信。每当夜幕降临,它便化作缀满星光的巨环,与河中的倒影交织成梦幻般的夜景。

游轮的汽笛声将我的思绪拉回泰晤士河,前方隐约可见横跨河面的伦敦塔桥。我来到船头,见许多人在此驻足观赏,也有人拿出手机寻找最佳角度准备拍照。游轮缓缓靠近,塔桥清晰地映入眼帘,两座哥特式的塔楼如同戴王冠的巨人,默默守护着河道。听身旁的人说,塔桥当年设计为可开启的悬索桥,当有大型轮船通过时,桥面便会缓缓开启,形成宽阔的水道,场面颇为壮观。塔桥蓝灰色的桥身与背后的蓝天白云交织,形成时空叠影,仿佛让人看到伦敦从蒸汽时代走来的身影,又转身走向遥远的未来。

日夜奔腾的泰晤士河,将三个不同时代的建筑串成一首交响诗:大本钟承载厚重的过去,“伦敦眼”凝视鲜活的当下,塔桥则连接着永恒与变迁。

每一个经过的游人,都能在泰晤士河的波光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解读。游轮调转船头后继续行驶,我向着远处回望,蓦然觉得,那片天际线已不再是明信片上的图案,而是立体的带着钟声回响的文明印记……



春夜飞禽图

唐云来
吕献峰
诗
题诗
绘

明月松间照碧空,
南枝早已绽春红。
啾啾栖鸟飞何处?
此地原来正好风。

诗画寻楼

启事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
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
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
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
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

投稿邮箱:jwbfbk@163.com

启事

小时候,一到年关,天气就嘎嘎冷。

我们这群小孩,每当时光进入腊月,就日日盼着老天快点下雪,快点冷起来,快点来到过年的时刻。我们在天寒地冻中迎来了年,心中充满无穷的快乐,并且总是幼稚地认为,年是被寒冷“冻”出来的,年是被大西北风“刮”过来的。我们不惧怕寒冷,是因为心里有个热烈的盼头——过年能穿新衣服,能有好嚼咕(东北方言,好吃的)吃。盼年,成为我们抵御寒冷的勇气。在幼小的心灵里,“年”与“冷”的天平,更倾向于前者——我们觉得“年”比“冷”重要。这份对年的期盼,也增添了克服寒冷的信心。只要有“年”过,冷点又算什么?

记得那是一个大冷天,我到井沿拉冰块,准备在窗台下冻猪肉。当时,我穿着小棉袄,里面还没穿衬衣,冷风从袖口、扣缝嗖嗖地往里灌,但我并不觉得冷,因为心里装着一个“暖火盆”,那是家里正杀年猪的热乎劲儿。铁锅里炖着的杀猪菜咕嘟冒泡,香味混着

冻出来的年味

赵富

弓球子,打透了寒冷的“十环”,直抵人心。

每当临近过年,一到天黑,我们一帮小孩子就手提小蜡灯,满屯子乱跑乱串。那灯笼里的小火苗,在寒风里颤巍巍地跳跃着,昏黄的光竟也冻得格外清亮,把雪地里歪歪扭扭的小脚印,都照得真真切切。

小时候过年,我最喜欢吃母亲做

的糖块。每当冬腊月,母亲都会熬些甜菜疙瘩糖稀,做成大块糖,端到仓子里冻上。等糖块冻得硬邦邦的,吃到嘴里,冰凉又嘣脆。有时地上掉了几个碎渣,我也舍不得浪费,捡起来就塞进嘴里。虽有土腥味,但甜意不减,仍能从舌尖漫开,一直钻到心底。

年,是“馋人”的节日。每当老天落雪了,天气冷下来之后,我就被无形无影的年给馋得迷了魔了的。一有闲空,我就反复琢磨,年肯定是冻出来的,要不怎么天气越冷,年味儿就会越浓呢。说起来,冷的功能很奇妙,它冻出了杀猪菜的香味,冻亮了小蜡灯的明亮,也把我365天的盼头,冻成了甜滋滋的美好和未来。

如今每到年关,我仍然会想起儿时“冷”与“年”的往事,眼前也总是浮现那些把手冻得通红、把对联冻得通红、把小蜡灯冻得通红、把日子冻得通红的时节。原来,年果真是冻出来的,它冻在黏豆包里,冻在猪肉里,冻在福字里,凝结在我童年鲜活的记忆里。